

主 编 冯秀乾
胡世博

Zhongguo Nongmingong
Yanglao Baoxian Diaocha

中国农民工

养老保险调查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要让社会更和谐(序)

2004年至2006年,重庆川江针纺有限公司董事长冯秀乾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调查,他的调查受到广大新闻媒体关注,调查报告得到中央有关领导和社会科研部门的充分肯定。2006年,冯秀乾获得重庆十大渝商社会公益奖。重庆市有成千上万家川江公司似的中小企业,有的企业家为了社会公益事业也曾拿出几十万、上百万元的捐赠,为什么单单冯秀乾获得社会公益奖?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民盟重庆市委主委陈万志说得好:“冯秀乾拿出几十万元搞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调查,他拿出的钱也许没有一些企业家慈善捐赠的数额多,但是意义却比一般慈善捐赠大得多。”

一个普通企业家,冯秀乾为什么要组织开展全国范围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调查?因为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要让社会更和谐。

社会和谐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二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解决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既关系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又关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据统计,全国有农民工一亿多,加上在乡镇企业务工的农民,总数达两亿多,如果把他们的家属计算在内,将占全国总人

口的三分之一也许更多,这个庞大群体的安定和谐,对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意义重大。如果这个庞大的群体年老生活不保,势必影响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千百年来,因为社会上有富有贫,一些贫者为生活所迫,或四处流浪,乞讨为生,或铤而走险,揭竿造反,社会充满矛盾,动荡不宁,变得不那么和谐了,甚至发生战争。而要保证社会和谐,首先要保证全社会的人,包括所有的老人,生活无忧,衣食有保障。并且,农民工是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理所应当享受到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的成果,公平的享受和城镇职工同样的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如果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只作出贡献,而不能享受成果,那是非常不公平的,缺少社会的公平公正,也就没有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认真解决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我国农村多数地方人多地少,自然资源贫乏,农民为了生存,或者为了生活过得稍微好一些,拼命向大自然索取,超过了大自然的负荷,于是遭到了报复,环境污染,灾祸频繁,人与自然再也不能和谐相处了。如果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只有让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进入城镇,适当减少农村人口数量,让大自然休养生息。而要让进入城镇有比较稳定工作的农民工完全脱离农村,融入城市,必须保证他们享有城镇人一样的社会保障,让他们居有室、子有教、病有医、老有养。

社会和谐是社会发展的前提。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为搞好农民工社会保障作出自己的贡献,让社会更加和谐。

目 录

要让社会更和谐(序)	1
第一篇 农村土地调查纪实	1
生态恶化人口膨胀土地无法承受之痛	1
困守土地不能摆脱贫困	22
改革土地经营模式,分流农村人口建设新农村	42
第二篇 农民外出务工状况调查纪实	63
农民外出务工走上富裕路	63
回乡创办企业,繁荣地方经济	74
二、三产业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农民工	85
第三篇 农村老人生活调查纪实	99
孝道缺失,农村老人生活难	99
负担过重,年轻一代无力赡养老人	119
打工老人重返土地又重返了贫困	137
打工老人滞留城市成为城市贫民	155
第四篇 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调查纪实	176

亿万农民进城,服务不足,管理滞后	176
消费畸形,青年人不愿参加社会保险	206
农民工流动就业,参保没有实际价值	226
不受保障的低工资,缴不起过高的社保费	247
第五篇 社会影响调查纪实	261
老年人生活艰难,共同富裕难以实现	261
担心年老生活无着,农村人不敢进城定居	279
一些人铤而走险,和谐社会受到挑战	298
农民工家乡参保,年老生活有保障	321
社会普遍关注,专家献计献策	329
关于流动就业人员社会养老保险状况的调查	331
一、大量人员流动就业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332
二、多数流动就业人员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即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334
三、建立包含流动就业人群在内的 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已刻不容缓。	337
四、改革社会养老保险体制的几点建议	342
后 记	346

第一篇 农村土地调查纪实

生态恶化人口膨胀土地无法承受之痛

土地是农民立身之本。千百年来,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不少仁人志士拼搏奋斗,乃至抛头颅,洒热血,终于迎来新中国的成立,耕者有其田了。农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耕作,心情舒畅,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赢得了一年又一年的粮食大丰收。农业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可是,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口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大国,人均拥有耕地十分有限,特别是在南方,即使在建国初期,一个农民也仅有两三亩耕地。不过,当时生活水平低下,两三亩耕地的产出已经足够农民丰衣足食了。

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农民拥有耕地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人口增长使农民拥有的耕地大大减少。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妇女无节制地生育,使农村人口急剧增长,尽管政府后来采取了计划生育政策,可是农村人口增长了一倍以上。如贵州省桐梓县,一个地处大山之中的农业县,解放初期只有农业人口20万,到2006年,农业人口已经增长到50多万。湖南省湘潭县有

一个小村子,土地承包到户时只有不到90人,现在有了200多人。

耕地总量减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耕地减少很多,据《中国新闻周报》报道,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司长潘文先生在新闻发布会上称:自1997年至2004年七年,我国耕地减少一亿亩。耕地减少的因素有三个:一是建设占地,改革开放以来,修公路、建工厂、城市扩建,占去了大片大片良田熟土,特别是沿海地区,各种各样的开发区一个紧挨着一个,有按程序呈报国务院、省市自治区政府批准的,有地方政府私自违法建立的,还有企业违法以租代征占用的。据新华网有关资料显示,2006年建设占有耕地面积中未批先建的大约55万亩,违法占地形势十分严峻;二是各种自然灾害毁坏耕地,如洪水、山体滑坡,毁坏了耕地,特别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毁林开荒,围湖造田,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破坏了生态平衡,违反了自然规律,后果是灾害频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损害,大片耕田被灾害毁坏,贵州省桐梓县水坝塘镇1992年与1998年遭遇两次洪水,近千亩良田被洪水冲毁;三是退耕还林、退田还湖等生态建设占用了大片土地,生态建设是功在当代、造福千秋的好事,绝不能把生态建设与保护农田对立起来。

人口增长,土地减少,一正一负,农民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更加少了。

气候变暖,生态恶化,耕地承载农业人口的能力变得十分脆弱。2006年,重庆、四川大旱,一些地方农田颗粒无收,如果只依靠农业收入,可能要有千千万万个农民家庭生活陷于绝境;风沙步步紧逼,农民为保住家园,正顽强地与大自然斗争;地下水位下降,河北衡水,农民饮用及农业灌溉用水,要从300多米的地下抽

取。

我国很多地方的土地已经不能承受众多农业人口的重负，调查发现，如果现有农村户籍的人都困守在农村，只依靠土地的收获很难摆脱贫困，更不用说致富奔小康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为大批农民外出寻找新的发展之路扫清了障碍。

再访水坝塘

调查组到了贵州桐梓，桐梓县政协副主席姜义常建议：到水坝塘看看，那里几乎家家都有人在外面打工。

上个世纪70年代初，调查组老胡曾经到过水坝塘，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年月，水坝塘是世外桃源，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个时候水坝塘没有公路，通往外界的是一条背力人走的石板山路，翻过一座又高又险的大山，沿着一条清清的小河，老胡和几个同伴努力走着。

小河里的水真清，仿佛透明似的，可以清楚地看见水底的草，草丛中点缀着的小鱼小虾。小河两岸长着青青的竹子，竹林空隙的河坡上长满青青的草，草丛中点缀着红的、黄的、白的野花。高山、小河、翠竹、野花，弯弯曲曲的石板小路，融合成了一幅美丽的乡村山水画。尽管走了大半天山路，老胡和同伴们都累了，但是有青山秀水为伴，他们仍然兴致勃勃。

太阳快落坡时到了水坝塘，石板铺成的小街，两旁是木楼，穿逗式结构的街房，小街不大，居民只有几十家，小街背面是高耸入云的大山，前面是伴随一路的小河，河滩上一些男孩子光着

屁股在嬉戏玩水。

小街显得静谧、幽美。街上人讲，小河里有一种鱼，人们称做油鱼子，放在锅里煮不用放油，味道鲜美，远近闻名。

老胡和伙伴们在小街上住了一晚，第二天到附近山上游玩，离街头不远的小溪上有一个高高的水车，溪水流过冲动水轮，带动旁边磨房的石磨，附近的村民都把麦子、包谷拿来碾磨成面，磨房是免费的，水车、石磨需要修理时村民一家出一点钱。水坝塘附近的山坡上，长满了成片成片的柿子树，柿子树上结满了红艳艳、黄灿灿的柿子。漫山遍野红的、黄的、绿的相间，十分好看。一个同伴在路边随手摘了一个柿子放进嘴里，马上皱起眉叫起来。带路的山里人笑着解释：柿子成熟后不能吃，要摘回家用米糠闷十多天才变软变甜。在路旁农家，老胡和伙伴们吃到了又甜又软的柿子。

水坝塘是美丽的，山里人是淳朴善良的，三十多年过去，水坝塘变成什么样子了。

坐了四个小时的汽车，一路颠簸，调查组终于到了水坝塘。

水坝塘变了，石板小街成了水泥路，比三十年前长了四五倍，街上建起了一幢幢崭新的楼房，街上的人口是原来的十倍。

原来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没有了，山光秃秃的，走上三五里，只能偶然看见几棵残存的柿子树。听街上的人介绍，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山外边农业学大寨的风吹到水坝塘，柿子树被砍了，垒起了一坡梯田，可是山太高太陡，七八月的暴雨，山洪下来，多数梯田被冲垮了。山里人不懂计划生育，人口多起来了，烧火煮饭煮猪食要柴，庄稼种不好，村民要用钱就砍树卖钱，于是，山上的树越来越少，山变成了光秃秃的。水坝塘街边清澈的

小河也不见了，成了浑浊的细水流；河床比原来宽了两倍，成了长满杂草的乱石滩；水坝塘镇没有修垃圾处理站，乱石滩上到处是抛弃的垃圾，发出一股股臭味。听镇上人讲：水坝塘镇几千人的生活污水都排进了小河，同时上游开了小煤矿，煤矿的废水也排进小河，小河被污染了，完全失去了过去的清澈。

毁林造田、砍树卖钱、山里人口大量增加，终于惹恼了大自然。据镇里人讲，流经水坝塘的小河 1992 年和 1998 年发过两次特大洪水，冲毁了小河两岸近千亩良田，使得上百户农民流离失所。

水坝塘街上的娄大妈给我们讲述了洪水袭击时的惨状。

1992 年夏天，水稻快要收割了，山里人勤劳，田里肥料下得足，水稻长得格外好。望着满田黄澄澄的稻子，娄大妈一家高兴得笑起来合不拢嘴，计划着卖了水稻，整修一下已经有些破损的土墙房子。

农历八月的一天晚上，天下起了暴雨，雷声轰隆隆，雨声哗啦啦，天快亮的时候洪水来了，浑浊的浪头卷着树根等杂物向小河两岸袭来。靠小街一面三百多亩稻田被冲毁，一些农家房屋被洪水卷走，娄大妈一家的三亩多稻田颗粒不收。洪水退了，河滩上一片狼藉，一些损失惨重的农民守着浑浊的河水流下了辛酸的眼泪。

1998 年农历八月，同样是水稻成熟的季节，小河再一次爆发洪水，这一次的洪水更加无情，冲毁了小河两岸几百亩良田、几十家农舍。

两次洪水过去，水坝塘小河两岸近千亩肥沃的良田被冲毁了，留下一片长满杂草的河滩，近千农民或完全失去土地，或失去大部分土地，有的举家搬离了世代居住的地方，有的外出

打工，挣钱在街上建了房，成了无地的农民。同时，陡峭山坡上人造的梯田，大半被洪水冲毁，很多山里人也失去了土地……

娄大娘含着眼泪说：“很多水坝塘人没有了土地，人们都到外面打工去了，一些人搬到了平坝，水坝塘街上的人多，热闹了，可是再也看不见青青的山、清清的小河水了。”

消逝的耕地

地处冀中平原的黄台村，上个世纪70年代初是一个只有三百来户，一千多个人的小村庄，全村有耕地六千多亩，人均六亩。当时，黄台村所在的县只有不足三十万人口，因为是全国有名的药都。到了21世纪初期，全县人口增长到四十多万，城市规模比原来扩大了近十倍，宽阔的马路两旁，多是一幢幢一楼或两楼一底的街房，大片大片农田被占用建了房。

黄台村是冀中平原上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2006年12月，调查组来到这里。

“我们村子现在比原来大多了”，一个憨厚的农民告诉调查人员，“听干部讲，村里人口有三千多，耕地嘛，只有五千多亩了。”

调查人员感到奇怪，从有关资料上了解，黄台村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没有企业占地，修路占地也很有限，三十年耕地少了近一千亩，这些耕地跑到哪儿去了？

调查组在黄台村住了两天，找到了耕地大量减少的秘密。在村里，调查人员看到了四处正在建房的工地，修建的都是村民的住宅，每一套房有五六间、上十间，加上一个很大的庭院，一套住宅占地最少一亩，有的近两亩。三十年黄台村增加了近五百户村民，建房占地接近千亩。

黄台村有一个风俗,生一个儿子必须建一套住宅,由于传统的养子防老、多子多福思想,很多农民都想要两三个男孩。因为村里多是同姓人,同宗族,互相庇护,计划生育开展得不好,村里人口急剧增长,从一千多变成了近四千,而且一个儿子一套房,于是上千亩耕地被占用建了房。

墨××,全家四个人,夫妻俩和两个儿子,他们原来有一套住宅,1998年建的,加上院子占地大约一亩,为了给两个儿子各建一套新住宅,要了两亩宅基地。

墨××,夫妻俩三个儿子,虽然现在的住宅有十间房,占地一亩多,仍然计划着给三个儿子建新房,一套新房即使一亩地也需要三亩宅基地。

在黄台村里,通常一个家庭都有两套以上住宅,旧的住宅老人住,新的住宅给儿子住。村里占地建房的势头仍在继续,每年都有几十亩、甚至上百亩耕地被占用。

调查人员询问村民:“你们占用这么多土地建房,政府会批准吗?”

村民们说:“我们这里要宅基地不用政府批准,用钱买,三四年前土地便宜,一分地五六百元,现在土地贵了,一分地要一千多元,有的要两千多元。”

调查人员惊奇了,问:“用钱买地建房,村里、镇里干部不管吗?”

村民回答:“有时候过问一下,给一些好处费就没有事了。”

黄台村农民人均耕地只有一亩六分了,土地仍然在继续被占用建造住宅,也许,十几年、几十年后,黄台村的耕地全都成了宅基地,建成了一片片的住宅,农民没有了土地,没有了生存的依赖。

人口增长,耕地减少,什么时候这种现象才能得到有效的遏止。

三百米下寻吃水的地方

以前在报纸上看到过:我国西北有很多缺水的地方,地下淡水水位下降到几百米以下,这些地方的人民群众饮水艰难,深水井建造价钱昂贵,用水需花费很高的成本。

想不到,富饶的华北平原也有地下淡水水位下降到几百米以下的地方。

老胡的老家在河北省安国市,年青时候回过老家,那时候农家用水在水井里挑,有的水井建在当街,有的建在自家院子里,挑水的时候用扁担一头的吊钩吊着水桶放进水井,摇摆一下扑通打上水来,井水水位离地面只有两三尺,有的地方井水的水面离地面不足一尺,路人走得干渴了,俯下身子可以用手捧起井中的水喝。

几十年过去了,华北平原地下水位普遍下降,安国市的农村打井已经打到几十米以下,用扁担钩钩住水桶打水的日子再已不存在了,农民用上了机电提灌,电闸一合水哗哗流上来,人们没有感到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建一个几十米深的井,费用也不是很高,人们并没有把水资源匮乏需节约用水的事提上议事日程。

这一次,调查组在民盟河北省委,听说河北省出现了三百多米深的地下寻吃水的地方。

河北省农业厅一位干部介绍:河北衡水附近黑龙潭流域,农村可饮用的淡水水位已经降到了三百米以下,一些贫穷的农民,没有钱打深水井,只有喝咸水。农田缺乏水灌溉,传统的小麦、

玉米等农作物很多地方不种了，改种不需要多少水的棉花。最近，政府拨了专款帮助农民打深水井，让农民吃上干净的水。可是，地下淡水位还在下降，缺水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谈到南水北调，民盟河北省委的鲁秘书长感叹地说：“南水北调解决的是京津地区的缺水问题，河北省受益不大，由于人口增加，向大自然的索取越来越多，以至自然资源匮乏，因为缺水，一些地方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

“怎样解决水资源匮乏问题，科学家们已经在探讨各种各样的方法”，河北省农业厅的干部说，“不过，加大宣传教育，让全社会意识到大自然已经承受不了过于沉重的负担这一严峻现实，搞好计划生育，减少农村人口，让到沿海及南方水资源充足地方打工的农民能在那里安家落户，给北方广大缺水地区一个生态平衡的喘息机会，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人们，特别是广大农村人民群众转变观念，懂得珍惜自然资源，珍惜水资源。”

最近，科学家们预测，随着地球变暖，未来几十年，我国北方干旱的程度、干旱的范围会加大，也许将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地下淡水位将下降到三百米以下……

没有土地的农民

小蔡是渝西南一个县的人，她家的旁边有一个很大的钢铁厂，她和她的孩子都是没有土地的农民。

上个世纪60年代，小蔡家所在的农业生产队人均耕地一亩多，后来修建钢铁厂占用了一些土地，人均耕地降到了六分多，当时那里是菜蔬区，吃的口粮由国家供应，周围的农民十分羡慕，都愿意把女儿嫁到村里，这里的姑娘结婚多半找的是钢铁厂

的工人,不迁走户口,生产队的人口越来越多。不过,反正口粮是国家供应,人口多少与农民关系不大。土地承包到户时,人均耕地只有不到半亩了。

小蔡高中毕业在家里种地。后来结了婚,丈夫是钢铁厂工人,一个月工资勉强够家里生活费用。可是,刚刚成家,百事待兴,建房、买家具,要用很多很多的钱,于是,小蔡拼命寻找挣钱的门路,学会了会计,给几家小企业做账,还在五分承包地上种蔬菜、种鲜花,一家人生活得红红火火,建了房,家里添置了空调、电视机,早早地过上了小康生活。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县里要建一条公路,又占用了合作社的一些土地,小蔡的五分承包地也被占用了。小蔡心里想,土地被占用了,应该办理农转非,政府要给就业安置费。可是,负责征地的干部拿出了征地文件,由于所征的地在合作社土地总量中占的比例不大,不能办理农转非,也不能给安置费,合作社应该重新调整土地,补给小蔡承包地。

人均只有三分多地了,小蔡和孩子按理应该有六七分承包地,她耐心等待着合作社重新调整土地。

因为土地少,十分珍贵,社员们都不愿意把土地调整出来,合作社开了几次会,讨论土地调整方案,一些社员主张按原来承包土地时的人口调整土地,包括小蔡在内的一些社员主张按户口上的农业人口调整土地,两种观点的人争来争去,互不相让,后来镇上来人调解,主张按照原有承包地人数调整土地的社员多一些,少数服从多数。

小蔡等待合作社调整承包地给她,尽管孩子没有承包地了,一个人只有三分多地,她仍然充满信心,计划很好地利用,种植

经济作物,争取多获得一些利润。可是,合作社的土地调整快结束了,仍然没有她的份。小蔡找到合作社社长询问原因。社长为难地告诉她:小蔡父母家要调整出来三分多承包地,正好可以给她,可是小蔡父母觉得女婿在工厂上班,女儿给一些民营企业做账,家里的生活过得去,不愿把承包地调整出来。

小蔡没有再到合作社长那里要承包地了,因为她不愿意,也不能和自己的父母争地,尽管土地十分珍贵,她也不能伤父母的心。

小蔡的孩子十多岁,读初中了,他们仍然是农业人口,可是没有承包地。小蔡只好靠给民营企业做账,经营建筑材料维持生活。

调查人员发现,在农村,像小蔡这样没有土地的农民还有很多,有的像小蔡一样,土地被占用后没有从合作社分到调整的土地,有的是土地承包后嫁到男方,有的是土地承包后出生的小孩。

水的官司

地处贵州省北部塘口村的关口、铜山两个合作社有 113 户, 535 人。两个合作社的土地、房屋都在一个海拔 800 多米孤立的山头上,山下有一条淙淙流过的小河,山上到山下有十多里路程。

关口、铜山两个合作社的农民世代代住在山上,过着贫困的生活。山上的土地面积宽,一个人有五六亩山地,虽然缺水源,种水稻的田少,但坡地可以种红苕、种包谷,而且山上林地多,可以砍树开荒,上个世纪 70 年代,一些四川的缺粮户搬到山上开荒种地,那时候,山上是一些人眼中的福地、“世外桃源”。

改革开放后,山下农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在山上开荒的四川农民陆陆续续下山走了,只留下土生土长的113户、500多个农民。由于山上的生态状况一年比一年恶劣:水塘被泥沙淤塞了,下雨时山洪暴发,浑浊的水流冲毁了农田,卷走了庄稼。有时天不下雨,田地干涸,人畜饮水困难。

关口、铜山两个合作社的村民在山上苦熬着。后来,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走了后就很少回来。老人和一些小孩不能出去打工,留在山上种庄稼,打工的人寄钱回家,庄稼收成不好可以到附近小镇上买粮食吃,对生活影响不大,可是饮水缺了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山上经常会看到一口小小的水井旁候着十多个等水的人,等到轮子后用水瓢在井底舀出一瓢瓢一半是泥的水。如果十天半月不下雨,山上仅有的几口小水井断了水,农民用水要走十多里山路,到山下小河水里挑水。

2001年,山下建起了煤厂,矿井延伸到了关口、铜山两个合作社的耕地、房屋下面,由于煤炭的开采,地下出现空洞,一些地面水向下渗透,山上更加缺水,仅有的几块小水田干了,改种了红苕,仅有的几口小水井干了,农民们饮水全都到山下挑。后来,一个中学退休教师来山上亲戚家玩,亲眼目睹了山上农民饮水的艰难,察看了山下矿井的位置,提出煤矿的开采影响了村民的饮用水源,村民可以要求煤矿给一定的赔偿,并且帮助村民和煤矿交涉,还代村民写了民事赔偿的诉讼状递交给人民法院。

村民们在退休教师的帮助下与煤矿打了一场民事官司。当然,村民们心里十分清楚,山上的自然环境恶劣是一直都存在的客观事实,只是煤矿的开采使自然环境更加恶劣了,他们想得到煤矿的赔偿是合理的,不过,煤矿的赔偿是十分有限的,不能解